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西 遊 記

(六)

吳 承 恩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西遊記

吳承恩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第五十回 情亂性從因愛慾 神昏心動遇魔頭

詞曰

心地頻頻掃。塵情細細除。莫教坑塹陷毘盧。本體常清淨。力可論元初。性燭須挑剔。曹溪任吸呼。勿令猿馬氣。聲粗晝夜綿綿息。方顯是功夫。

這一首詞。名南柯子。單道著那三藏脫卻。通天河寒冰之災。踏白鼃。負登彼岸。師徒四衆。順著大路。望西而進。正遇嚴冬之景。但見那林光漠漠。烟中淡。山骨稜稜。水外清。師徒們正行處。忽然又遇一座大山。阻住去道。路窄崖高。石多嶺峻。人馬難行。三藏兜住韁繩。叫徒弟道。你看前面山高。恐有虎狼妖獸。是必仔細行者道。師父放心莫慮。我等兄弟三人。心和意合。歸正求真。怕甚麼狼虎妖獸。三藏聞言。只得放懷前進。冒雪冲寒。戰澌澌行過。那巔峯峻嶺。遠望見山凹中有樓臺高聳。房舍清幽。唐僧欣然道。徒弟啊。這一日又飢又寒。幸得那山凹裏有樓臺房舍。斷乎是人家寺院。且去化些齋飯。喫了再走。行者聞言。急睜睛看。只見那壁廂兇雲隱隱。惡氣紛紛。回首對唐僧道。師父。那廂不是好處。三藏道。見有樓臺亭宇。如何不是好處。行者笑道。師父啊。你那裏知道。西方路上。多有妖怪邪魔。善能點化莊宅。那壁廂氣色兇惡。斷不可入。三藏道。既不可入。我卻著實飢了。行者道。師父果飢。且請下馬。在這平處坐下。待我別處化些齋來。你喫。三藏依言下馬。沙僧解開包裹。取出鉢盂。遞與行者。行者接了。分付沙僧道。賢弟。卻不可前進。好生保護師父。穩坐於此。待我回來。再往西去。沙僧領諾。行者又向三藏道。師父這去處。少吉多凶。切莫動身。

別往。我知你沒甚坐性。與你個安身法兒。卽取金箍棒。將那平地上。週圍畫一道圈子。請唐僧坐在中間。著八戒沙僧侍立左右。把馬與行李都放在近身。對唐僧道。老孫畫的這圈。強似銅牆鐵壁。憑他甚麼虎狼魔鬼。俱莫敢近。但不可走出圈外。只在中間穩坐。保你無虞。千萬千萬。三藏依言。師徒俱端然坐下。行者縱起雲頭。尋莊化齋。一直南行。忽見那古樹參天。乃一起莊舍。按下雲頭。觀看莊景。只聽得呀的一聲。柴扉響處。走出一個老者。手拖藜杖。仰面朝天。道。西北風起。明日晴了。說不了。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。望著行者。汪汪的亂吠。老者卻纔轉過頭來。看見行者。捧著鉢盂。打個問訊。道。老施主。我和尚是東土大唐欽差。上西天拜佛求經者。適路過寶方。我師父腹中飢餒。特造尊府募化一齋。老者聞言道。長老你且休化齋。你走錯路了。往西天大路。在那直北下。此間到那裏。有千里之遙。還不去找大路而行。行者笑道。正是直北下。我師父現在大路上端坐。等我化齋哩。那老者道。這和尚亂說了。你師父在大路上。等你化齋。似這千里之遙。就會走路。也須得六七日走回去。卻不餓壞他也。行者笑道。不瞞老施主說。我方纔離了師父。還不到一盞熱茶之時。卻就走到此處。如今化了齋。還要趕去作午齋哩。老者見說。心中害怕。道。這和尚是鬼。是鬼。急抽身往裏就走。行者一把扯住。道。施主那裏去。有齋快化些兒。老者道。不方便。不方便。我家老小六七口。纔淘了三升米下鍋。還未曾煮熟。你且到別處轉轉再來。行者道。古人云。走三家不如坐一家。我貧僧在此等一等罷。那老者見纏得緊。惱了。舉藜杖就打。行者公然不懼。被他照光頭上。打了七八下。行者笑道。老官兒。憑你怎樣打。只要記得杖數明白。一杖一升米。慢慢量來。那老者聞言。急丟了藜杖。跑進去。把門關了。只嚷有鬼。有鬼。慌得那一家兒戰戰兢兢。把前後門俱關上。行者見他關了。

門心中暗想。這老賊纔說淘米下鍋。不知是虛是實。常言道。道化賢良釋化愚。且等老孫進去看看。使個隱身法。徑走入廚中看處。果然那鍋裏氣騰騰的。煮了半鍋乾飯。就把鉢盂往裏一揼。滿滿的揼了一鉢。孟卽駕雲回轉不題。卻說唐僧坐在圈子裏。等待多時。不見行者回來。欠身望道。這猴子往那裏化齋去了。八戒在旁笑道。知他往那裏耍子去來。卻教我們在此坐牢。三藏道。怎麼謂之坐牢。八戒道。師父你原來不知。古人畫地爲牢。他將棍子畫個圈兒。強似鐵壁銅牆。假如有虎狼妖獸來時。如何攆得他住。只好白白的送與他喫罷了。三藏道。悟能憑你怎麼處置。八戒道。此間又不藏風。又不避冷。若依老豬。只該順著路往西且行。師兄化了齋。必然駕雲趕來。如今坐了這一會。老大腳冷。三藏聞此言。就是晦氣星進了。遂依獸子一齊出了圈外。順路步行前進。不一時到了樓閣之所。卻原來是坐北向南之家。門外八字粉牆。有一座倒垂蓮升斗門樓。都是五色裝的。那門兒半開半掩。八戒就把馬拴在門枕石鼓上。沙僧歇了擔子。三藏坐於門檻之上。八戒道。師父。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。門外無人。想必都在裏面拷火。你們坐著。讓我進去看看。唐僧道。仔細些。莫要沖撞了。本家獸子道。我曉得。自從歸正禪門。這一向也學了些禮數。不比那邨莽之夫也。那獸子把釘釵撒在腰裏。整一整青布直裰。斯斯文文。走入門裏。只見是三間大廳。簾櫳高控。靜悄悄全無人跡。也無桌椅家伙。轉屏門往裏又走。乃是一座穿堂。堂後有一座大樓。樓上窗榻半開。隱隱見一頂黃綾帳幔。獸子道。想是有人怕冷還睡哩。他也不分內外。拽步走上樓來。用手掀開看時。把獸子唬了一個躡踵。原來那帳裏象牙牀上。白蟻蟻的一堆骸骨。骷髏有巴斗大。腿挺骨有四五尺長。獸子定了性。止不住腮邊淚落。對骷髏點頭嘆云。你不是。

那代那朝元帥體何邦何國大將軍英雄豪傑今安在。可惜興王定霸人。

八戒正纔感嘆。只見那帳幔後有火光一晃。猱子道。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後面哩。急轉步過帳觀看。卻是穿樓的窗扇透光。那壁廂有一張彩漆桌子。桌子上亂搭著幾件錦繡綿衣。猱子提起來看時。卻是三件納錦背心兒。他也不管好歹。拿下樓來。出廳房徑到門外道。師父這裏全沒人烟。是一所亡靈之宅。老豬走進裏面。直至高樓之上。黃綾帳內有一堆骸骨。穿樓傍有三件納錦的背心。被我拿來了。也是我們一程兒造化。此時天氣寒冷。師父且脫了褊衫。把他且穿在底下。受用受用。免得喫冷。三藏道。不可不。可律云。公取竊取皆爲盜。倘或有人知覺。斷然是一個竊盜之罪。還不送進去。與他搭在原處。我們在此避風坐一坐。等悟空來時走路。八戒道。四顧無人。誰人知道。那裏論甚麼。公取竊取也。三藏道。你亂做啊。豈不聞暗室虧心。神目如電。趁早送去還他。莫愛非禮之物。那猱子莫想肯聽。對唐僧笑道。師父啊。你不穿。且等老豬穿一穿。護護脊背。等師兄來。還他走路。沙僧道。既然如此說。我也穿一件兒。兩個齊脫了上蓋直裰。將背心套上。纔繫帶子。不知怎麼立站不穩。撲的一跌。原來這背心兒賽過綁縛手。霎時間把他兩個背剪手貼心捆了。慌得個三藏跌足報怨。急忙來解。那裏便解得開。三個人在那裏吆喝不絕。卻早驚動了魔頭。原來那座樓房。果是妖精點化的。終日在此拿人。他在洞裏正坐。忽聞得怨恨之聲。急出門來看。果見捆住幾個人了。妖魔即喚小妖同到那廂。收了樓臺房屋之形。把唐僧攙住。取了白馬行李。將八戒沙僧一齊捉到洞裏。老妖登臺高坐。衆妖把唐僧推伏於地。妖魔問道。你是那方和尚。怎麼這般膽大。白日裏偷盜我的衣服。三藏滴淚告道。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的。因腹中飢餓。著大徒弟去。

化齋未回。不會依得他的言語。誤至仙庭避風。不期我這兩個徒弟愛小。拿出這衣物要穿。穿護護脊背。不料中了大王機會。把貧僧拿來。萬望慈憫放我。求取真經。永註大王恩德。回東土千古傳揚也。那妖笑道。我這裏常聽得人言。有人喫了唐僧一塊肉。髮白還黑。齒落更生。幸今日不請自來。還指望饒你哩。你。那大徒弟叫做甚麼名字。往何方化齋。八戒聞言。卽開口稱揚道。我師兄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。齊天大聖孫悟空也。那妖聽說。老大有些悚懼。暗想道。久聞那廝神通廣大。如今不期而會。教小的們把唐僧捆了。將那兩個解下寶貝也捆了。且擡在後邊。待我拿住他大徒弟。一發刷洗湊喫。衆妖答應一聲。把三人捆了。擡在後邊不題。卻說行者自南莊人家。攝了一鉢盂齋飯。駕雲回返舊路。徑至山坡平處。按下雲頭。早已不見唐僧。棍畫的圈子還在。只見人馬都不見了。回看那樓臺俱無。惟見山根怪石。行者道。不消說了。他們定是遭那毒手也。急依路看著馬蹄向西而趕。行有五六里。正在悽愴之際。只聞得坡外有人言語。看時乃一個老翁。氈衣煖帽。手持一根龍頭拐杖。後邊跟著一個童僕。自坡前念歌而走。行者放下鉢盂。覷面道。個問訊。那老翁回禮道。長老那裏來的。行者道。我們東土來的一行師徒四衆。我因去化齋。教他三衆坐在那山坡平處相候。及回來不見。不知往那條路上去了。動問公公可曾看見。老者聞言。呵呵冷笑道。你那三衆。我纔然從此過時。看見他們走錯了路。闖入妖魔口裏去了。行者道。煩公公指教。是個甚麼妖魔。居於何方。我好上門取索去也。老翁道。這座山叫做金嶼山。山前有個金嶼洞。洞中有一個獨角兇大王。那大王神通廣大。威武高強。那三衆斷沒命了。你若去尋。只怕連你也難保。行者道。多蒙指教。我豈有不尋之理。把這齋飯倒與他。欲將空鉢盂自家收拾。那老翁放下拐杖。現出本相。雙雙跪下叩頭。

叫大聖。小神不敢隱瞞。我等就是此山山神土地。在此候接大聖。這齋飯連鉢盂可交與小神收下。讓大聖身輕。好去出力。待救唐僧出難。將此齋還奉唐僧。方顯得大聖至恭至孝。行者喝道。你這老鬼討打。既知我到。何不早迎。卻又這般藏頭露尾。土地道。大聖性急。小神恐犯威顏。故此隱像告知。行者道。你且記打。好生與我收著鉢盂。待我拿那妖精去來。土地山神遵令。大聖拽起虎皮裙。執著金箍棒。徑奔山前。找尋妖洞。轉進山崖。只見那亂石磷磷。翠崖邊有兩扇石門。門外有許多小妖。在那裏輪鎗舞劍。大聖拽開步。徑至門前。高叫道。那小妖快進去。與你洞主說。我是唐僧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。教他快送我師父出來。免教你等喪命。那夥小妖急入洞裏通報。那魔聞言歡喜道。正要他來哩。我自離了本宮。下降塵世。更不會試試武藝。今日他來。必是個對手。即命小妖們取過一根丈二長的點鋼鎗。綽在手中。傳令教小的們各要整齊向前。衆妖得令。隨著老怪走出門來。叫道。那個是孫悟空。大聖上前道。你孫外公在這裏。快早還我師父。兩無毀傷。若道半個不字。教你死無葬身之地。那妖喝道。你這個大膽潑猴精。有些甚麼手段。敢出這般大言。你師父偷盜我的衣服。實是我拿住了。如今待要蒸喫你。今果有手段與我比勢。假若三合敵得。我饒了你師之命。如敵不過。我教你一路歸陰。行者笑道。潑物不須講口。走上來喫吾一棒。那怪挺鋼鎗。劈面相迎。兩個戰經三十合。不分勝負。那魔見行者棒法齊整。全無破綻。不覺喝采道。好猴兒。真個是那鬧天宮的本事。把鎗尖點地。喝令小妖齊來。那些潑怪一個個拿刀弄杖。執劍輪鎗。把大聖圍在中間。行者公然不懼。使一條棒前迎後架。東攔西除。那羣妖莫想肯退。行者焦躁。把金箍棒丟將起來。喝聲變。即變作千百條鐵棒。好便似飛蛇奔蟒。盈空裏亂落下來。那羣妖見了一個個魄散魂飛。盡往洞

中逃命。老魔嘻嘻冷笑道：「那猴不要無禮，看手段。」卽忙袖中取出一個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來，望空拋起，叫聲著，唵喇一下，把金箍棒收做一條套將去了，弄得孫大聖赤手空拳，翻筋斗，逃了性命。那妖魔得勝回山洞，行者朦朧失主張，這正是：

道高一尺魔高丈，性亂情昏錯認家。可恨法身無坐位，當時行動念頭差。

畢竟不知怎麼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悟一子曰：「西遊一書，講金丹大道，止講得性命二字，實止是先天眞乙之氣。修性命者，修此一氣，性命雙全，而還歸於一。反反覆覆，千變萬化，不離其元。諸篇立說，或先明了性，而後可了命，或先明了命，而後可了性，或明了性，卽是了命，或明了命，卽是了性，或專明性，而命無二理，或專明命，而性有同原，或明了性，不了命之偏，或明了命，不了性之昧，或明了命之先，先了性，了命之後，後了性，或明性之不了，而落於虛僞，或明命之不了，而入於妖邪，或明傍門，不能了命，而反失其性，或明枯寂，不能了性，而無了命，或明性爲物，欲所誘，而不能了，或明命爲幻，妄所誤，而不能了，或未能盡知其性之初，而不能了，或未能盡知其命之妙，而不能了，或正言，或反說，或寓意，或設象，或戲謔，開情發本然之理，或冷語微詞，示下手之功，或隱指其要訣，或顯露其真傳，橫側豎出，旁通曲喻，千魔萬怪，無非止講得修性命二字，止修得先天眞乙之氣而已。首七篇原有倫次，以後或有倫次，或無倫次，顛來倒去，篇篇各有深義，如造化之雕刻萬物，並無重複，歸總本於一元。參同契曰：「孔竅其門，子與氏曰：引而不發，惟善讀者，能神觀默察，而有以自得之耳。」如此篇明遇境而遷，不能安身立命，卽易所謂思出其位，中庸所謂不

能素位而願外之義。總由操守不固工夫未到所致。篇首南柯子一詞。心地工夫。在綿綿無間。句句徹透。何以劈提南柯二字。言世路嶮巇。幻如南柯。若有心貪著。不能隨遇而安。出此入彼。便似做南柯夢矣。凡人情境遇最難忍者。莫如飢寒。最易動者。莫如飢寒而思衣食。篇中師徒心和意合。歸正求真。所以修性命也。倘遇飢寒。自當固窮。不可妄動。三藏見樓臺欲化齋。行者望氣色勸勿入。寓有叩侯門而求利達。戒冰山而慎行止之意。請下馬平處坐下。切莫動身。與個安身法兒。畫一道圈子。叮嚀不可走出圈外。只在中間穩坐。卽素位而行。不可願外。此之謂有坐性。非果畫一圈子。可當玉帳術也。有坐性。無坐性。不在坐而在位。素位而行。便是有坐性。不出圈子。一或願外。便失坐位。雖終日癡坐。亦是無坐性。出了圈子。處富貴如無有。有坐性也。處貧賤如固有。有坐性也。處患難如無事。有坐性也。隨遇順受。悠然自得。不坐亦坐。苟胸次擾擾。心爲境轉。有性無性。出此圈卽入彼圈。所謂人於罟獲陷阱之中。而莫之知避也。師徒俱端然坐下。行者不遠千里。化齋供師。分內之事。亦是有坐性。而不願乎外。直至古樹參天。一邨莊舍。柴扉響處。走出一個老者。手拖藜杖。仰面朝天。道西北風起。明日晴了。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。又道你走錯路了。往西天大路。在那直北下。又心中害怕道。這和尚是鬼。是鬼。又舉藜杖就打。行者道。老官兒。憑你怎麼打。只要記得杖數。明白一杖一升米。慢慢量來。老者聞言。把門關了。只嚷有鬼。有鬼。行者道。道化賢良。釋化愚。使個隱身法。搥乾飯滿鉢。而回噫。妙哉。仙師寓言。隱奧莫可測識。讀者謂不過點綴村落吠犬。野老鄙嗇之情。景已耳。豈知乃隱譏有位而竊祿苟容者。自謂能識天時而察人事。仗勢頭而看風色。實爲仰愧俯作之人。乃是無坐性。而出圈子者。殆卽綱目書莽大夫。

之流歟。何以見之。古樹參天。非身居木天乎。手拖藜杖。非太乙藜杖乎。村舍柴扉。非寄跡於莽乎。朝天看風。跑出哈巴。非看風荷容。仰有愧於天乎。你走錯了路。往西天路。在直北下。不自知面北之非。而告人以向西之錯。於心有愧。故曰是鬼是鬼。心傍著鬼。非俯有愧於人乎。老者舉杖就打。行者道。老官只要記得杖數明白。一杖一升米。蓋惟仗記錄。卜升遷。止知竊祿自溫飽。於心有愧。故說有鬼有鬼。回顧衾影。能不自己愧殺乎。篇中八戒曰。我不比那村莽之夫。已下其人註腳。此其人既非賢良。非道可化。又非愚。非釋可化。似此仰愧俯作之徒。在位而出位。口是心非。言詐行違。分明老賊。誠不如潛形隱面之輩。掇取乾飯事親供師。反得至恭至孝也。仙師蓋有爲而言。所以激勵臣節。爲千古立有位之防。卽孟子齊人之喻。賢者自賢。愚者自愚。此有良貴者。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。唐僧惑於猱子坐牢之說。一齊出了圈外。坐於公侯之門。靜悄悄全無人跡。非無人也。卽昏夜乞人。如在鬼窟裏作生涯也。猱子入見黃綾帳幔象牙牀上白蟻螂的一堆骸骨。見位至公侯而不修性命。明眼人視之。終是一堆白骨。猱子洒淚浩歎。英雄豪傑。今安在一句。深可猛省。見帳幔火光一晃。見石火之易滅。見桌上錦繡綿衣。見朱紫之惑人。不管好歹。拿出背心。見服官之不擇。四顧無人。誰人知道。見四知之罔畏。立站不穩。撲的一跌。見榮辱之靡常。把兩個背剪手貼心。網了見刑法之易罹。唐僧因飢出圈。而驚動魔頭。猱子因冷貪著。而中其機械。皆因愛慾而情亂性從。不請自來。與魔何尤。此修天爵者。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。行者得飯到圈。不見人馬。回看樓臺。忽成怪石。黃梁未熟。瞬息變遷。滄海桑田。真堪歌哭。總由不能穩坐共守性命。妄動出圈貪圖溫飽所致。豈不錯走了路。闖入妖魔口裏去耶。老翁指出金嶼山。金嶼

洞獨角兕大王。兜鍪爲首鎧爭戰之具。兕加獨角爲亢。王加獨角爲主。出位兜詛不肯寧靜。亢主不臣之象。比之古之驩兜然。故篇首敍師徒正行處。忽遇大山。點綴出石多嶺峻。三藏兜住韁繩字樣。早以峻嶺襯出崇山。以兜韁映帶驩兜。至此處忽作嶢字。寓放驩兜於崇山之義也。驩兜與其工相助爲虐作亂。於聖世不臣之甚。出位之尤者。仙師特引以爲聖僧魔頭之喻。老翁現相。稱山神土地。收下齋鉢。待救出唐僧。還奉唐僧。以顯大聖之至恭至孝。明山神非越位濫受。見大聖爲分內恭敬也。大聖找尋妖洞索戰。魔頭聞言歡喜道。自離本宮。未試武藝。收其歡喜兜詛。出位好動之情。非可以動勝也。行者戰不能勝。而焦躁丟去金箍棒。變作千百條。是以動制動。而益以就其動。動圈套。老魔取出圈子。把金箍棒收做一條套去。全歸於動。而動者不可收拾。皆由我一念之動。自失主張也。故曰。道高一尺。魔高丈。性亂情昏。錯認家。可恨法身無坐位。當時行動念頭差。

西遊記卷三

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鍊魔

卻說大聖空着手，敗了陣，坐於金嶼山後，撲簌簌兩眼滴淚，叫聲師父啊，指望和你

同證同修，同脫解，同緣同相，顯神通，豈料如今無主杖，空拳赤手，怎施功。

大聖淒慘多時，暗想道：那妖精認得我，他在陣上誇獎道：「真個是鬧天宮的手段，想來定是天上兇星，思凡下界。」我且去上界查勘，查勘急翻身，縱起祥雲，徑入南天門裏，直至靈霄殿外，只見張道陵、葛仙翁、許旌陽、邱弘濟、四天師都在殿前，迎着行者，一齊稽首道：「大聖何事到此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一事要見玉帝，煩爲傳報。」當時四天師傳奏靈霄，引見玉陛。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：「啓上天尊，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，一路上凶多吉少，也不消說。如今遇一兇怪，把唐僧拿在洞裏要喫，我尋上他門，與他交戰，那怪神通廣大，把我金箍棒搶去，因此難服妖魔。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，我疑是天上兇星下界，爲此特來啓奏，伏乞天尊垂慈洞鑒，降旨查勘兇星，發兵收勦妖魔。」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，却又打個深躬。殿門傍有葛仙翁道：「猴子是何前倨後恭？行者道不是前倨後恭，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。彼時玉皇天尊聞奏，即忙降旨可。」韓司知道，可速查諸天星宿神王，有無思凡下界，隨即覆奏施行。可韓丈人真君領旨，當時即同大聖去查，細查了滿天星斗，並無思凡下界。那可韓丈人回奏，繳旨訖。玉帝道：「既如此，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，

下界擒魔去罷。四天神奉旨，卽出靈霄寶殿，宣與行者知道。行者想道：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，勝似老孫者少。想我鬧天宮時，不曾有個對手。如今那怪物手段，又強似老孫，卻怎能勾取勝？許旌陽道：「此一時，彼一時，大不同也。」常言道：「一物降一物哩。」你好違了旨意，但憑高見，選用天將，勿得遲疑。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煩旌陽轉奏玉帝，只教托塔天王與哪吒太子去罷。」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，且下界去與那怪戰一仗，看是如何。天師啓奏玉帝，玉帝卽令李天王父子率領衆部天兵，與行者助力。那天王卽奉旨來會行者。行者又對天師道：「還有一事，再煩轉達，但得兩個雷公使用，等天王戰鬪之時，教雷公在雲端裏，下個雷掇，照頂門上錠死那妖魔，深爲良計。」天師又奏玉帝傳旨，教九天府下點鄧化、張蕃、二雷公與天王合力降妖。一同徑下南天門，頃刻便到金嶼山上。行者道：「列位商議，那個先去索戰？」天王道：「我小兒哪吒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隨身有降妖兵器，須教他先去出陣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等老孫引太子去來。」那太子抖搜雄威，與大聖徑至洞口，但見洞門緊閉。行者上前高叫：「潑魔怪，開門，還我師父來也。」那小妖看見，急報道：「大王孫行者領着一個小童男在門前叫戰哩。」那魔王綽槍在手，走到門外觀看。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，魔王笑道：「你是李天王孩兒，哪吒太子，卻如何到我門前呼喝？」太子道：「因你這潑魔作亂，困害東土唐僧，奉旨特來拿你。」魔王大怒道：「你想是孫悟空請來的，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。量你這小兒，曹有何武藝，敢出大言，挺起手中槍，便刺這太子？」使斬妖劍劈手相迎。他兩個搭上手，卻纔賭鬪。大聖急轉山坡，叫雷公快發雷掇。鄧張二公卽踏雲光，正欲下手，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，將身一變，變作三頭六臂，手持六般兵器，望妖魔砍來。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，三柄長槍抵住。這太子又弄出降魔法力，將那砍妖劍，斬妖刀。

縛妖索。降妖杵。繡毬火輪兒。大叫一聲變。變作千千萬萬。如驟雨冰雹。紛紛密密。望妖魔打將去。那魔王公然不懼。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。望空拋起。叫聲看。唵喇的一下。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。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。魔王得勝而回。鄧張二雷公在空中道。早是我曾放了雷掇。假若被他套去。卻怎麼回見天尊。二公按落雲頭。與太子來山南坡下。對天王道。妖魔果神通廣大。行者道。那厮神通也只如此。爭奈那個圈子厲害。不知是甚麼寶貝。丟起來善套諸物。天王道。似此怎生結果。行者道。憑你等計較。只是圈子套不去的。就可拿住他了。天王道。套不去者。除非是水火。常言道。水火無情。行者聞言道。說得有理。你等且在此待老孫再上天走走。也不消啓奏玉帝。只請熒惑火德星君來此放火。燒那怪物一場。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。捉住妖魔。一則取還兵器。汝等歸天。二則可解脫吾師之難。太子聞言甚喜。道。大聖可早去早來。行者縱起祥光。又至南天門裏。徑到彤華宮。請火德星君。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。整衣出迎道。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。更無一人。思凡行者道。已知。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。失了兵器。特來請你救援。因那怪物。有一個圈子。善能套人的物件。不知是甚麼寶貝。大家計議。說火能滅諸物。套不去。故來請星君到下方縱火。燒那妖魔。救我師父。火德星君聞言。即點火部神兵。同行者到金嶼山。與天王雷公等相見了。天王道。孫大聖。你還去叫那厮出來。等我與他交戰。教火德帥衆燒他。行者即到洞口叫門。那魔領衆出洞道。你這潑猴。又請了甚麼兵來耶。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。喝道。潑魔頭。認得我麼。魔王笑道。李天王。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。要討兵器麼。天王道。一則報仇。要兵器。二來是拿你。救唐僧。不要走。喫我一刀。那怪挺長槍。隨手相迎。他兩個在洞前交戰。行者即轉身跳上高峯。對火德星君道。三炁用心者。

那魔與大王正鬪到好處。卻又取出圈子來。天王看見。卽撥祥光便走。這高峯上火德星君忙傳號令。教衆部火神一齊放火。真個利害。那妖見火來。全無恐懼。將圈子望空拋起。唵喇一聲。把這火龍火馬火鴉火鼠槍刀弓箭等件。一圈子又套去。轉回本洞。得勝收兵。這火德星君手執著一桿空旗。招回衆將。會合天王等。坐於山南坡下。對行者道。大聖啊。這個兇魔。真是罕見。我今折了火器。怎生是好。行者笑道。不消報怨。那怪既不怕火。斷然怕水。待老孫再去請水德星君。施布水勢。往他洞裏一灌。把魔王淹死。取物件還你們。卽駕觔斗雲。徑到北天門裏。直至烏浩宮。那水德星君迎進宮內道。昨日可韓司查勘小宮。恐有本部之神。思凡作怪。正在此再行點查。江海河瀆之神。尙未完也。行者道。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。頃者老孫上彤華宮。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。又將火龍火馬等物。一圈子套去。我想此物既不怕火。必然怕水。特來告請星君。施放水勢。與我捉那妖精。救吾師之難也。水德聞言。卽令黃河水伯神王。隨大聖去助功。行者問水伯道。你將何物盛水。水伯向袖中取出一個白玉盂兒道。我有此物盛水。行者道。這盂兒能盛幾何。水伯道。不瞞大聖說。我這盂兒能盛盡黃河之水。半盂就是半河。一盂就是一河。行者喜道。只消半盂足矣。遂辭別水德。與水伯急離天闕。那水伯將盂兒望黃河舀了半盂。跟行者至金嶠山。見了天王衆神。只言前事。行者道。不必細講。且煩水伯跟我去。待我叫開他門。不要等他出來。就將水往門裏一倒。那妖物一窩子可都淹死。我卻再救師父不遲。水伯依命。緊隨行者。徑至洞口。叫聲妖怪開門。那魔聞聲。卽帶了寶貝。綽槍就走。呵一聲。開了石門。這水伯將玉盂向裏一傾。那妖見是水來。卽忙取出圈子。撐住二門。只見那股水。骨都都的。只往外泛將出來。慌得大聖急縱觔斗。與水伯跳在高峯。那天王同衆都駕雲在

半空觀看。那水波濤泛漲，著實洶湧。行者見了心慌道：「不好啊！水漫四野，淹了民田，未曾灌在那的洞裏。怎奈之何？」喚水伯急忙收水。水伯道：「小神只會放水，卻不會收水。常言道：『潑水難收。』」嘆。那座山卻也高峻。這場水只奔低流，須臾間四散而歸澗壑。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，在外邊弄棒拈槍，依舊喜喜歡歡耍子。天王道：「這水原來不曾灌入洞內，枉費一場之功也。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，雙手輪拳，闖至妖魔門首，喝道：『那裏走？』」看打。那幾個小妖丟了槍棒，跑入洞裏報道：「大王打將來了。」魔王挺槍出門道：「這潑猴可笑。幾番家敵不過我，怎麼又撞來送命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兒子反說了。快過來喫老外公一拳。」那妖笑道：「這猴兒勉強纏帳，我倒使槍。他卻使拳。」那般一個拳頭，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。怎麼稱得個鎚子起，也罷也罷。我且把槍放下，與你走一路拳看。」那妖撩衣進步，丟了個架子，舉起兩個拳來，真似鐵鎚模樣。這大聖展足挪身，擺開解數，與那魔王遞走拳勢。只見這高峯頭天王哪吒，帥衆神跳到跟前，都要來相助。這壁廂羣妖搖旗擂鼓，舞劍輪刀，一齊上前。大聖見事不諧，將毫毛拔下一把，望空撒起，叫變，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。一擁上前，把那妖纏住，抱腿的抱腿，扯腰的扯腰，抓眼的抓眼，掃毛的掃毛。那怪慌了，急把圈子掣將出來。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，撥轉雲頭，走上高峯逃陣。那妖把圈子拋起，唵喇的一聲，把那毫毛變的小猴收爲本相，套入洞中，得了勝，領兵閉門而去。行者與衆神計議道：「魔王好治，只是圈子難降。奈何？」火德與水伯道：「若要取勝，除非得了他那寶貝。然後可擒。」行者道：「他那寶貝如何可得？只除是偷去。」來。鄧張二公笑道：「若要行偷禮，除大聖再無能者。想當年大鬧天宮時，偷桃偷酒偷丹，是何等手段。今日正該在此處用也。行者道：『好說好說。』」如此等老孫打聽去。大聖跳下峯頭，私至洞口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